

外高加索三国中文教育的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蔡钰琳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08

摘要:“外高加索三国”是指高加索山脉以南,欧亚大陆交界处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该区域被赋予重要的意义,更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枢纽。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外高加索三国超过十年的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历程,从各国孔子学院正式成立、发展、直到中文作为第一或第二外语正式纳入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基础国民教育体系。可以看到,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外高加索三国中文教育的不断发展,不仅在助推“一带一路”倡议进程方面成效显著,同时在促进我国与这三国的政治互信、经济往来和人文交流等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中文教育的联系与区别,文章中提出加强本土中文师资队伍建设和进一步深化本土中文教材开发、定期组织三国孔子学院联席会议、中资企业助力拉动当地中文需求市场、延伸中文教育覆盖范围五条发展建议。宏观把握当地语言政策,深入推进本土零起点、初级、中级、高级不同阶段的中文教学。力图以点带面、结合实际,促进外高加索三国的中文教育实现精准化、长效性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外高加索三国; 孔子学院; 中文教育; 国民教育体系

引言

深入了解全球各地中文教育状况,并促进中文教育更快更广泛地融入世界,将为增强国家软实力提供关键支撑^[1]。当前,已有接近一百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球注册学习中文的人数已超过两亿。构建国际中文教育原创性理论要扎根本土,同时,迫切需要展开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相关研究^[2]。

因此,我们应该从更高的视角认识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意义,形成该领域研究的体系和规划。这意味着不仅要重点放在大国和周边国家,还考虑到更多空白国家的情况,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需要从偏重国别研究逐步转向兼顾区域研究,以更全面、更深入地促进世界范围内的中文教育发展^[3]。

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随即得到外高加索三国的积极响应,近乎十年的发展成果已在经贸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显现。为进一步加快“一带一路”战略从构想转化为现实并推进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的高质量精准化发展,本文立足于“一带一路”沿线外高加索三国,即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中文教育发展历史、现状及各自特征,力求探究这三国在其中文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联系与区别,并分析中文教育发展的关键影响因

素,旨在提出针对这三国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促进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外高加索三国中文教育的发展

1.1 格鲁吉亚中文教育的发展现状

格鲁吉亚位于南高加索中西部,北接俄罗斯,东南和南部分别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相邻,西南与土耳其接壤,西邻黑海。最早于1984年在第比利斯外国语学院社会教学系进行中文教学,但持续时间不长便中断。1992年第比利斯亚非国家学院正式开设中文系,不禁为格鲁吉亚中文教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为格鲁吉亚大学生学习中文提供了平台。2010年格鲁吉亚首家孔子学院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举行揭牌仪式,于2022年4月正式更名为阿尔特大学孔子学院。截至目前,孔子学院下设包括:第42中学、第64中学、第53中学、第150中学、第82中学、第180中学、欧洲学校等超过二十个中文教学点,成为格鲁吉亚大中小学进行中文教学的代表性机构。2019年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开放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成立,此前为孔子课堂。

2019年2月15日,中国同格鲁吉亚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于格鲁吉亚教育、科学、文化、体育部关于促进中文教学的谅解备忘录》^[4],格鲁

吉亚教育科学部正式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第二外语教学体系，这对格鲁吉亚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2 阿塞拜疆中文教育的发展现状

阿塞拜疆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外高加索地区东南部，最早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独立后，与中国建交，在两国关系逐步发展过程中，率先在巴库国立大学进行中文教学，但后期由于缺乏师资导致中断。2002年阿塞拜疆教育部决定重新开设中文课程，在巴库国立大学东方学系开设中国区域学专业教授中文课程^[5]。2011年阿塞拜疆巴库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成立，为阿塞拜疆中文教学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中文作为专业课在巴库大学进行教学。

截至目前已在包含阿塞拜疆总统直属国家管理学院、西方大学、巴库欧亚大学、阿塞拜疆里海大学、里海大学附属中学、阿塞拜疆国家社会科学院、阿塞拜疆新闻社等九个教学点进行中文教学，具体而言，其中文教学形式包括选修课、兴趣课两种。2016年阿塞拜疆第二所孔子学院在阿塞拜疆语言大学正式成立，中文在该校作为专业课进行教学，之后分别在阿塞拜疆科学院东方学研究院、阿塞拜疆国立美术学院、阿塞拜疆旅游与管理大学、阿塞拜疆文化部国家饮食中心，以兴趣课或选修课的形式设立教学点。阿塞拜疆尚未将中文教学纳入其国民教育必修课程或是作为第一、第二外语教学体系。

1.3 亚美尼亚中文教育的发展

亚美尼亚位于亚洲与欧洲交界处的外高加索南部的内陆国，于2007年在其首都埃里温“布留索夫”国立语言大学外语系和旅游系率先开设中文课程，中文作为第二和第三外语纳入其课程体系。2009年经由亚美尼亚教科部批准，斯拉夫大学开设了区域学中国学专业，将中文作为第一外语纳入其课程体系，开创亚美尼亚中文教学的先河。2009年“布留索夫”国立语言与社会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揭牌，2014年埃里温“布留索夫”国立语言大学开设汉-亚翻译专业，中文成为第一外语。

2015年亚美尼亚埃里温国立大学在国际关系开设中文课程，将中文作为第二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015年8月亚美尼亚国家教育科学部分别签发了《〈亚美尼亚初级中文教学大纲〉批准令》和《亚美尼亚中小学中文教学许可证书》，正式批准孔子学院下设的中文课程成为其三所下属孔子课堂和教学点的第二或第三外语，中文

正式纳入亚美尼亚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孔子学院下属孔子课堂共有三所：2016年分别成立契诃夫孔子课堂和第29中学孔子课堂，2018年成立斯拉夫大学孔子课堂，此外还设立中文教学点十个。

2018年中国-亚美尼亚友谊学校在中亚两国政府首脑签署共建中文学校协议的推进下，于同年9月正式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市启用并招收首批学生，中文在该校作为第一外语必修课，授课学生数近年来一直保持400名以上。目前在亚美尼亚已有四所中小学将中文作为必修课进行教学，包括中国-亚美尼亚友谊学校、契诃夫中学、第135中学、第29中学、多所中小学正在试行中文课程教学，包括沙米良中学、第2中学、俄罗斯亚美尼亚大学附属学校和第55中学等。另有四所大学开设中文或相关专业，其中俄罗斯-亚美尼亚大学人文学院开设中文课，埃里温国立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及埃里温“布留索夫”国立语言与社会大学翻译专业分别开设中文、中国历史文化等课程、亚美尼亚-美国大学开设中文选修课。

2、外高加索三国中文教育的联系与区别

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的孔子学院均在2010年左右依托于本地大学承办并开始运营，孔子学院的发展历程已超过了十年。整个外高加索地区共分布五所孔子学院和三处孔子课堂，及孔院下属超过六十个中文教学点。

表1 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孔子学院（课堂）等分布表

国家	孔子学院 (所)	孔子课堂 (所)	教学点 (所)	中文学校 (所)	共计 (所)
格鲁吉亚	2	0	27		29
阿塞拜疆	2	0	15		17
亚美尼亚	1	3	12	1	15
共计	5	3	64	1	71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两国政府对当地中文教育的支持与推广表现出积极主动、合作共赢的态度，中文均已成功纳入当地国民基础教育体系，学习中文的人数不断增长且呈现出低龄化趋势，一定程度上促使中文学习的生源稳定化。特别是本土中文教材的编译与编写工作不仅取得初步良好进展，解决了当地本土教材资源长期匮乏所产生的教学后劲不足等问题，在加强中外合作共建本土化、分众化、精品化中文教育资源等多方面表现出创新化发展的特点。

2020年12月,由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开放大学孔子学院编写的中格双语对照中文教材《轻松学中文》已正式出版,这是格鲁吉亚首套针对中小学生的中格双语中文教材。经由格鲁吉亚政府批准,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玛琳娜·吉布拉泽同格鲁吉亚国家语言局合作编写了《中文音节结构与汉格音译规则参考手册》,该孔子学院组织编译的格语版《实用中文课本》已出版并投入使用,高级中文教材和中学教材仍在编写过程中^[6]。

亚美尼亚埃里温“布留索夫”国立语言与社会大学孔子学院首套亚美尼亚语版中文教材《快乐中文》第一册于2022年8月由当地出版社正式出版,并被亚美尼亚教育科学部指定为中小学中文教材^[7]。

自孔子学院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成立至今,师资队伍主要由中国选派公派教师和志愿者教师共同组建的教师队伍,分别前往各国从事一线教学。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扩大海外孔子院长久持续性发展,积极建设海外孔子学院本土师资队伍力量的任务得到亚美尼亚埃里温“布留索夫”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等单位的响应。孔子学院致力于本土中文教师的培养和发展,目前格鲁吉亚阿尔特大学孔子学院和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开放大学孔子学院已签订正式合同的本土中文教师共计6名。阿塞拜疆巴库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已签订正式合同的本土中文教师共计4名。在亚美尼亚孔子学院签订正式合同的本土中文教师共计16名。由此可见,亚美尼亚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本土师资团队。但总体而言,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的本土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规模仍然无法满足当地中文教育的实际需求。

阿塞拜疆中文教育主要集中在阿塞拜疆巴库国立大学和阿塞拜疆语言大学,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该国每年由中国选派公派教师和志愿者,当地还没有专团队或专业中文人才从事开发和建设本土汉语教材工作。中文教育主要覆盖区域为阿塞拜疆各个高等教育学校,仅在巴库国立大学和阿塞拜疆语言大学作为必修课,在其他教学点均为选修课或兴趣课。中文始终没有正式进入阿塞拜疆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只在两所中学作为兴趣课教学。

综上所述,孔子学院在这三国已形成品牌连锁效应,对当地中文教育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各地中国大使馆与孔子学院精诚协作,同当地政府紧密联系,使中文教育不断从各个维度取得突破性进展。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均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并且两国的中文国

别化教材已得到当地教育、科学部的批准和使用。阿塞拜疆中文教育的中坚力量主要为当地高等学府,对当地中小学中文教育需要更进一步开发,适时借助阿方力量寻找突破口。

尽管如此,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仍面临一些共同问题:1、本土中文师资队伍不足,难以满足当地实际教学需求。虽然孔子学院在这三个国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中文师资队伍在这些国家仍然相对薄弱,导致中文教育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缺乏足够的中文教师和相关人才,会影响中文教育的普及与发展。2、中文教育教材资源短缺(特别是阿塞拜疆)。中文教育需要大量的优质教材来支持教学活动,而这些教材在这些国家内并不容易获取。尤其是在阿塞拜疆这样的国家,由于历史与文化原因,中文教育教材资源更加匮乏。3、资源数据库建设处于空白。为了推动中文教育的发展和普及,需要建立完善的资源数据库,包括教学资料、课程设置、考试标准等方面的内容。然而,在这些国家内,很多有关中文教育的资源数据库建设仍然处于空白状态,这会对中文教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4、中文教育主要集中在各国首都所在城市。虽然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国家,中文教育已经开始逐渐受到重视,但是目前中文教育主要集中在各国首都城市,而其他的确的中文教育资源则相对匮乏。这就使得中文教育的普及和推广存在一定的困难。

3、外高加索三国中文教育的发展策略

3.1 加强本土中文师资队伍建设

成立专项本土中文师资三至五年培养计划,首先扩大大本土中文教师招生规模,提高准入门槛,形成按级别、分阶段、逐级、逐段培养路径,联合当地科学、教育部合力打造本土中文教师品牌项目,着力提高本土中文教师工资待遇,形成优胜劣汰培训机制。与中国合作大学双向联动,组建专业培养本土中文师资团队,致力于精准设置教学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技巧、测试维度、达标体系等全方位、立体化布局。以建立一支具备高水平、高能力、高素质、高内涵的本土化师资队伍为根本目标。

3.2 进一步深化本土中文教材创建

本土中文教材的开发与建设首先应当联合当地知名汉语家或高级资深本土中文教师,以全面考察和分析当地国情、民俗、风俗地貌、人文等综合特征为基础,其次由中、外方专业中文教师组建一支教材编写团队,统筹规划,完成顶层设计,再自上而下分别聚焦于当地教

师教学、学生学习特点,合理编排教材内容。同时,应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学习者的中文水平和需求,如低幼龄、中学生、大学生、成人、中老年人等,分别从零起点、初级、中级、高级的中文教材、中文读物、报刊、影像资料、数字化资源的建设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设定。

具体落实到听、说、读、写、用五个维度,分别突出综合课、精读课、听说课、阅读课、写作课、汉字课、中国文化课等各类课型的特点。以促进当地中文教育长期、长远发展为根本宗旨,兼具科学性、有效性、精准性、趣味性,同时符合各年龄、各阶段学生认知和心理特点为原则,开发一系列能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本土中文教材为目标。

3.3 定期组织三国孔子学院联席会议

鉴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同属于外高加索地区,国民都具备流利的俄语交流能力,因此,三国的孔子学院管理及教学人员,可据季度、年度为期,定期举办教学研讨会、区域中文教育高端论坛、本土中文教师研学会等,可邀请中国境内合作院校专家教师团队共商、共讨、互学、互建,合力共促区域中文教育良性、优质发展。

联合举办区域性“汉语桥”比赛,在扩大汉语桥比赛规模的同时,通过国别化竞争也可提高选手核心竞争力,凸显各国中文教育优势与劣势。分课型、分等级联办区域本土中文教师教学技能大赛、教案评比大赛、中文专业知识大赛等,始终将不断提高各国本土中文教师教学技能、中文专业基础知识为根本任务,建设区域化一流本土中文教师,从而为外高加索三国中文教育深层次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4 中资企业助力拉动当地中文需求市场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中文教育须相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使命。中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在当地市场经营过程中对精通中文的高级人才存在需求,其一、这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更多人意识到学习中文的前景明朗。其二、在输出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能起到缓解当地就业市场压力的作用,从而促成经济价值的创造、合作共赢的良性循环机制。直接或间接影响更多人学习中文或从事与中文相关工作。当地孔子学院在学生培养计划设置层面可与中资企业提前达成有效共识,具体落实人才需求规格,便于孔子学院在制定中文人才培养方案时。

中资企业可通过扩大投资空间、多模态多形式、提

高进出口量等各类合作方式,加强对当地的影响力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力,反向促动孔子学院不断完善中文人才培养体系和边界,例如近几年探索得出的“中文+职业教育”或“职业教育+中文”培养模式的新路径等。

3.5 延伸中文教育覆盖范围

语言竞争的表现之一是该语言在社会中是否具有较高的使用率。中文教育在过去超过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已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果,为未来高质量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据较多文献资料显示,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中文教学主要集中于各国首都或相对发达地区,反观偏远或农村地区,其中文教学的发展几乎呈现零状态。

促进教育公平、全面深入推进中文教育长远发展,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教学辐射边界,尤其是应为农村甚至山区偏远地区有合作意向的中小学、高职等各类学校敞开合作大门,使中文教育向着更加广泛化的方向发展。为各年龄阶段、各阶层、各级各类学校提供高质量中文教学,不仅彰显我国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具备包容、开放、热情的态度和信念,更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促进民心相通的一大体现。

结语

外高加索三国自与中国建交至今,始终与中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将中文纳入基础国民教育体系以及对中文学习需求的持续性增长便是其具体表现之一。本文通过对外高加索三国中文教育发展现状的概述,经过分析与对比呈现出这三国中文教育的共性与区别,并根据教学实践经验,相应提出了五条发展建议。与欧美、日韩、东南亚国家的中文教育发展相比,这三国中文教育在各方面仍存在一定的进步空间。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下,立足于这三国中文教育发展实情,切实跟踪着力解决主要矛盾与困境,长远布局、统筹组织并借调优势资源,稳扎稳打且落实行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这三国的中文教育前景广阔。

参考文献

专著类:

[1] 刘询.对外汉语教学引论[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2] 吕必松.对外汉语发展概要[M].北京语言学院出

版社, 1990.

[3] 杨亦鸣, 赵晓群.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中文期刊论文:

[1] 梁宇.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内涵、内容和路径[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 111-116.

[2] 吴应辉, 梁宇. 交叉学科视域下国际中文教育学科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构建[J]. 教育研究. 2020. (12): 121-127.

[3] 王翔. 2019格鲁吉亚汉语教学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D]. 兰州大学 2019.

[4] LATIFLIAYSEL (爱谢丽). 2021《阿塞拜疆汉语教学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 202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http://ge.m.ofcom.gov.cn/>.

[6] 人民网-国际频道, 2017年5月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http://www.hanban.org/>

[7] 李宝贵, 吴晓文. 中文纳入海外各国国民教育体系: 价值、演进与表征[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2, 20(04): 1-8.

[8] 王祖嫒, 吴应辉. 汉语国际传播发展报告(2011-2014)[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6(04): 92-99.

[9] 孙艳波. 格鲁吉亚汉语推广现状与对策[D]. 兰州大学, 2017.

[10] 玛琳娜·吉布拉泽. 格鲁吉亚汉学发展与汉语教学[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04)

[11] 张芳霞. 格鲁吉亚汉语教材使用情况调研——以第比利斯开放大学孔子课堂为例[J]. 今传媒, 2020, 28(06): 81-86.

[12] 曾奇. 阿塞拜疆孔子学院学生汉字学习策略的调查研究[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5.

[13] 尹伟. 阿塞拜疆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调查[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6.

[14] (米丽娜) Milena Muradyan. 亚美尼亚的汉语教育[D].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15] 王鹏洁. 亚美尼亚汉语教学模式研究[D]. 吉林大学, 2019.

[16] 吴航. 亚美尼亚学生汉语学习风格调查研究[D].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